

# 從巴比倫到伯利恆

——（福音書的歷史起源）——

上海廣學會出版

布  
朗  
著  
孔  
米  
祥  
德  
林  
峻  
合  
譯

從  
巴  
比  
倫  
到  
伯  
利  
恆

上  
海  
廣  
學  
會  
出  
版

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從巴比倫到伯利恆

(福音書的歷史起源)

定價每册大洋一角五分

(郵費另加)

原著者 布 朗

譯述者 德 祥 峻 林

出版者 兼 發行 者 會 學 海博物院路一二八號

印刷者 大華印刷公司

▲版權所有▼

FROM BABYLON TO BETHLEHEM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GOSPELS)

By

LAURENCE E. BROWNE, D. D.

Translated by

W. MISKELLY, M. A.

and

H. L. K'UNG

Price: 15 cents

Postage Extra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128 Museum Road

SHANGHAI

1935

# 從巴比倫到伯利恆（福音書的歷史起原）目錄

第一章	被擄而久居巴比倫的猶太人	一
第二章	他們如何建造聖殿	一七
第三章	他們如何建築城牆	三三
第四章	法律的得勝	四二
第五章	希臘思想的侵入	五一
第六章	殉道者	六〇
第七章	以色列國境的擴展	六九
第八章	法利賽黨與撒督該黨	七六
第九章	猶太人的王	八六一—九二

從巴比倫到伯利恆 目錄



# 從巴比倫到伯利恆（福音書的歷史原起）

## 第一章 被擄而久居巴比倫的猶太人（主前五三八年前）

在我們這段歷史開幕的時候，猶太人仍然寄居在巴比倫。自從他們的父母帶着笨重的枷索，被尼布甲尼撒粗野的軍隊，從他們猶太山的家園，擄到巴比倫平原，被迫爲奴以來，至此已經過了四十多年的時光。他們的子孫現在雖然都是自由的人，過着那安適的生活也作了商販和債主，有些是成功的富商大賈；然而總沒忘記爲奴之苦。巴比倫國在當時藉着河道和運河的滋潤成了極肥沃的地方；這些運河係人民爲導引油弗勒及底革里斯河水，以灌溉田禾而掘的。這種肥沃不只加增了種地人的財富，凡住在那地的居民都受了利益，連猶太的小販和錢商也在其內。試將在巴比倫國之猶太人的命運，與他們遺居猶太山地之同胞的命運相比，那些人趕着幾隻餓得半死的牛羊，踏破羣山，希望找到一個草場。有時他們掘開石田，種一些禾穀，但是偶一不幸，當秋收之際，遇着摩亞人

或以東人突然侵入，這些孤立無援的猶太人，只好坐視他們勞苦的結果被人擄去。他們的土地租種權又極不穩固，甚至有人能吃着自已栽的無花菓、葡萄、或橄欖樹的菓子。這樣，比較帕勒司汀猶太人與巴比倫國猶太人的命運，似乎一切好處都屬於次者。一切所能錫與的財富亨通，似乎都是他們的；而他們猶太山地的同胞是不能享受的。但是有一樣比這一切更要緊的事，就是昔日尼布甲尼撒禁止猶太人回國的命令迄未撤消。他們雖住在富饒之地，總沒忘記他們的家鄉，而且對於他們乾渴的心靈說那放逐的地方有如磽瘠的沙漠，比住在撒哈拉沙漠中還壞，因為有在他們心中的沙漠，代替他們脚下的沙漠。『我們曾在巴比倫河邊坐下，一追想錫安就哭了。我們把琴掛在那裏的柳樹上，因為在那裏擄掠我們的，要我們唱歌，搶奪我們的要我們作樂，說給我們唱一首錫安歌罷。我們怎能在外邦唱耶和華的歌呢？耶路撒冷阿！我若忘記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記技巧。我若不紀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過於我所最喜樂的，情愿我的舌頭貼於上膛。』詩篇一三七章一至六節）這就是那些猶太人的心情。正當此時，有一種消息從域外傳來，給他

們一種驚喜莫名的歡躍，就如一位沙漠中的旅客，偶然在已涸之河的石牀下，找着一點泥水。當時巴比倫還沒有報紙，而一種新聞在沒有報紙的地方常激起人們更大的興奮。當你在報紙上看見一件事的時候，你大約立時就能相信，而且不常等着探聽此事的由來。但市井之流言，則與此大異。每逢你聽見的時候，必笑而置之曰：『那不過是市井謠言。』沒人能說明這種消息來自何處，也許是一個賣水菓的老頭傳來的，但是他自己也忘記是誰告訴他的。過幾天又有人傳說同一的消息。再過幾日，全地皆知，但是仍然沒人知道這消息是誰帶來的。當日巴比倫人起初對於古列的傳說就是這樣。起初他們只聽說一個名叫古列的王，忽然崛起。有人想他已取得一國，這件事是信史或是小說，他們既不確知，又不在意。——只當作一個有趣味的故事。稍後又添上詳細的材料，再過不久的時候，大家都承認古列是一個實在的人，過些時又有消息說，波斯和馬代已經合為一國，以古列為王。這個消息，不久便為一種不容置疑的證據所徵實。但謠言總走在事實之前。許多關於戰勝者之最奇怪的故事被人傳述着，及至可靠的消息來到，這些故事有些被取消，也

有些被證實。古列之向西北兩方進兵，誰都明白他所要得到的戰利品是甚麼；因為大家都聽呂底亞王克柔蘇的名聲，他是曠世罕有的富翁。市場的搔動，日趨緊張，恰如羣衆圍觀兩個不顧利害的賭徒要錢。今日謠傳克柔蘇的財產已落到古列手裏，次日便有相反的謠言說，呂底亞兵已經打退侵入的敵人。巴比倫人屏氣觀望，等候謠言一個一個的過去，直到從眼見之人所得之消息來到。他們曾眼見波斯軍隊的凱旋，也看見武裝衛士保着裝載金銀的車騎。德耳腓地的太陽神，曾向克柔蘇說過一個可怕的笑話；因見當他向神問卜的時候，神便告訴他，如果他前進迎敵，他必要毀滅一個帝國，但是神沒告訴他，將要毀滅的帝國就是他自己的國。既佔領呂底亞後，古列便做了東方今日的阿富汗西至小亞細亞海岸全地的主人。爲了急於佔領新地和貪得財利的緣故，古列自然轉攻油弗勒與底革里斯兩河流域，此地與敘利亞及帕勒斯汀合起來，便構成巴比倫帝國。在巴比倫沒有人期望打退古列的侵掠，因爲繼續大尼布甲尼撒的王都是懦夫，人民都抱着無可奈何的天命主義，靜候外國人佔據他們的日子來到。那是巴比倫人無可解脫的黑暗時期，

假使有地可逃，他們多數都必逃跑。

我們許能記得尼布甲尼撒曾用過一種政策，就是將他所征服之國的大多數居民，遷到巴比倫國；不僅猶太人，還有別國人；都被擄到巴比倫。這種政策在當時很有功效，因為藉此削弱了屬國；但至尼布甲尼撒死後，這種政策的愚笨便顯露了；因為在巴比倫國內有許多心懷不平的外國僑民。在國無外患的時候，他們對巴比倫，的確不能為大患，然而到古列侵入的時候，他們對於巴比倫，明明是一種極大的威脅，他們自然要加入敵軍，因為敵人一定改變尼布甲尼撒的政策，讓僑民回國，在那些歡迎古列作他們未來之救主的民中，也有猶太人。任何具有一點政治眼光的人，都能說古列佔巴比倫後，必要允許被擄之民歸還故國，假若他們願意。猶太人再不能感到寄居的痛苦，並且要繼續作巴比倫亨通的居民；一定不能回到猶太，就是他們所稱為家鄉的地方。但是在真實的歷史中與在小說裏一樣，常遇着想不到的事情。若是沒有想不到的事情發生，就不會寫出這段歷史來。

這一串事情的發生，是由於一個人，他的人格是這般偉大，以致改變了猶太歷史。假設會有更多的人響應他，他必定改變了世界的歷史。最奇怪的就是我們不知道這位偉人的姓氏。一點論到他個人歷史的事，也沒傳給我們。這位偉人自身似乎爲他的言論所埋滅。他的著作與以賽亞和幾位其他先知的書，被後人編成一部，署名以賽亞。以賽亞四十至五十五章（四十九章至五十三章三節除外）就是這位徒流中之大先知的作品；因爲不知道他的真名實姓，我們普通都稱他爲以賽亞第二。

以賽亞第二的預言，無疑的立時得着多人的響應；因爲他所宣布的拯救，正是一切猶太人所期望的。『你們的神說，你們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對耶路撒冷說安慰話。又向他宣告說。他征戰的日子已滿了，他的罪孽赦免了。爲他自己的罪從耶和華口中加倍受罰。』（以賽亞四十章一至二節）當時人都考慮政治上的條件，惟獨以賽亞第二，講論道德的價值。被擄是以色列人犯罪的刑罰這種刑罰太過分了，罪污既已擦去，釋放是該當的，所以主必要允許。以色列人回猶太，不是羞愧的回鄉，乃是凱旋式的進行，有耶

和華作全軍的元帥。『有人聲喊着說，在曠野預備耶和華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們上帝的道。一切窪都要填滿，大小山岡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爲平坦，崎嶇峇嶇的必成爲平原。耶和華的榮耀必然顯現，凡有血氣的必一同看見，因爲這是耶和華親口說的。

（以賽亞四十章三至五節）

此時，猶太人對於他們的宗教極其火熱，他們知道自己的宗教，比任何宗教都高尚。不過宗教所附帶之榮耀，對於他們的吸引力，比宗教義務關於行爲上的吸引力更大。這樣，他們雖然不能認清道德行爲爲脫離徒流之刑的必須條件，他們確能享受他們祖宗的上帝，在宗教上勝利的希望。以賽亞第二具有詩人的技術，他用精美的言詞，鼓起聽衆立刻的反應，他也有詩人的性靈，將他的思想裝在精美的言詞中，連譯成他國方言仍是無比的美麗。然而在實際上他是超過詩人，他不甘心順從當時猶太人的潮流，以嚴刻及種族的意見——即使用優美的言語——去描寫耶和華爲最高的目的。若不等他們明白救贖，與上帝旨意的關係，而使其誠信拯救的意義，這一點，對於猶太人說，是不可能

的；然而若不到他們的上帝觀擴大之後，他們就不能明白上帝的旨意。

在以賽亞第二之前二百年，猶太人已經熟習耶和華是獨一真神的教訓。以獨一上帝爲他們一族的神，是他們素日引以自豪的；所以他們在此等信仰上可以毫不躊躇，也不用考慮信仰上的論理結果。以賽亞第二並未爲此問題責備他們，乃是從他們現在認識上帝的程度上，一步一步引到他們所當到的地步。『誰會用手心量諸水，用手虎口量蒼天，用升斗盛大地的塵土，用秤稱山嶺，用天平平岡陵呢？誰會測度耶和華的心或作他的謀士指教他呢？他與誰商議，誰教導他，誰將公平的路指示他，又將知識教訓他，將通達的道指教他呢？』（賽四十章十二至十四節）有一件事特別將耶和華從別的神中分別出來，就是沒有爲他造的偶像。至晚是從所羅門的時候，人在耶路撒冷禮拜他就不用像，而在伯特利拜耶和華像的事亦於百年前停止了。這種拜耶和華的高尙形式，給以賽亞第二一個演說的題目；由此，他開始演講耶和華的諸般品德。『你們究竟將誰比上帝？用甚麼形像與上帝比較呢？偶像是匠人鑄造，銀匠用金包裹，爲他鑄造銀鍊。』（賽四

十章十八至十九節）我們不要想他這樣激烈的攻擊偶像是要勸化巴比倫人；因為這種譏諷式的談話，只能使拜偶像的人聽見發怒。然而爲使猶太人對於耶和華爲獨一存在並管理世界之神；其他各國之神，不過爲人心中之幻想的印象更加深刻起見，這種言論確很得體。誰能另外找一個方法比以下的方法更好的，去形容耶和華如慈父一樣的顧念呢？就是將疲乏的牛馬，馱着彼勒和泥波的偶像，如馱貨物的情形，與活上帝背負他的子民，如背重擔的情形相對比。『彼勒屈身，泥波彎腰。巴比倫的偶像馱在獸和牲畜上，他們所擡的如今成了重馱，使牲畜疲乏。都一同彎腰屈身不能保全重馱，自己倒被擡去。雅各家、以色列家、一切餘剩的，要聽我言，你們從生下就蒙我保抱，自從出胎便蒙我懷護。直到你們年老，我仍是這樣，直到你們髮白，我仍懷護。我已造作，也必保抱。我必懷抱，也必拯救。你們將誰與我相比，與我同等，可以與我比較，使我們相同呢？』（賽四十六章一至五節）從耶和華的地位，說他既是惟一存在的真神，他必定管轄萬國的歷史。以前人都想，馬耳丟克管理巴比倫的運命，基抹管亞門人的命運，而耶和華則掌管以色列的

命運。但是那些神既被認爲烏有，他們的職務自然都必歸耶和華管理。再者，耶和華既是聖善的神，他必不僅管理世界的歷史，也必不管理到美善的地步。於是，先知向偶像挑戰，要他們表明他們怎能管理歷史，或預言將來的情形，或解釋已過的事蹟。『耶和華對假神說，你們要呈上你們的案件，雅各的君說你們要聲明你們確實的理由。可以聲明，指示我們將來必遇的事，說明先前的甚麼事。好叫我們思索得知世界的結局。或者把將來的事指給我們。要說明後來的事好叫我們知道你們是神，你們或降福，或降禍，使我們驚奇一同觀看。看哪，你們屬乎虛無，你們的作爲也屬乎虛空。那選擇你們的是可憎的。』(賽四十一章廿一至廿四節) 這個挑戰沒得着答復，因爲只有雅威自己管理歷史。『誰從東方興起一人，憑公義召他來到脚前呢？耶和華將列國交給他，使他管轄君王，把他們如灰塵交與他的刀，如風吹的碎楷交與他的弓。』(賽四十一章二節)『我從北方興起一人，他是求告我名的，從日出之地而來，他必臨到掌權的，好像臨到灰泥，彷彿窰將臨泥一樣。』(賽四十一章廿五節)『從你出胎，造救你的救贖主耶和華如此說：我耶和華

是創造萬物的，是獨自鋪張諸天，鋪開大地的。（誰與我同在呢？）使說假話的兆頭失效，使占下的癡狂，使智慧人退後，使他的知識變爲愚拙。使我僕人的話語立定，我使者的謀算成就，論到耶路撒冷說，必有人居住，論到猶太的城邑說，必被建造，其中的荒場我也必興起。對深淵說，你乾了罷，我也要使你的江河乾涸。論古列說，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悅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發命立穩聖殿的根基。」（賽四十四章廿四至廿八節）末後這段經文，是要求成全一個預言，藉着以色列的恢復，雅威要堅定他僕人耶利米的話。『耶和華如此說，爲巴比倫所定的七十年滿了以後，我要眷顧你們，向你們成就我的恩言，使你們仍回此地。』（耶利米廿九章十節）在以賽亞第二的請求內，含着一種驚人的勇氣。誰都知道古列進兵的動機是愛財與貪權，也都知道他是多神教徒，拜偶像者，大約也沒聽見過亞威的名字，然而以賽亞第二，將這些表面的理由都放在一旁，因爲他能看透上帝聖手在暗中引導，神能將人的怒氣化作自己的讚美。因此，先知代表雅威論古列說：『因我僕人雅各，我所揀選以色列的緣故，我就題名召你，

你雖不認識我，我也加給你名號。」（賽四十五章四節）我們能揣測先知對於那些世界運動，卽如軍旅向遠方城邑的進攻，帝國的興亡等問題的默想，我們也能猜想他驚疑那坐在高天掌管萬有的至高上帝，將要成就何等意旨。在起始他想——因他是猶太人——這個意旨必關於猶太人，現在這一族人如何的分散、飄流、失望、而無領袖；將來必恢復獨立的王國及耶路撒冷的聖殿如古時一樣。看見耶路撒冷再恢復所羅門時代的偉大榮華，對於猶太人真是極大的異象。但是，先知再度思考——這確是光榮的景象——然而亞威豈是猶太人？萬國的權力都要向耶路撒冷和猶太主義屈膝麼？在先知裏面的猶太心志，極力要壓倒真理，然而在他裏面的全人類心志卻燒斷了這種網索，並且得勝。他確實明了普世三神的旨意是普遍的。克魯蘇與巴比倫的財帛，帝國的安全，都被棄置視如敝屣，這樣重大的消耗，若只算作兌換猶太人利益的價銀，未免太奢了。牠只能視爲上帝賜福萬邦以及受造之物對於上帝虔敬貢獻之寬大計劃中的一份。當他想到此事的時候，他似乎很清楚，上帝既然造了各族人，他必要各族都認識他，並且敬拜他，不只限於猶太